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7 Ma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年5月19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501(2019)
号决议附件(a)段提交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十一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迪安·特里安夏·查尼(签名)



2020年4月3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第2501(2019)号决议附件(a)段，其中安理会请监测组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一份综合、独立的年度报告，说明各会员国执行该决议第1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就更好地执行这些措施和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谨转递监测组根据上述要求提交的第十一次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原文为英文。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501(2019)号决议提交的第十一次报告

摘要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上次报告(S/2019/481)以来的主要事态发展是努力建立和平进程,最初是通过塔利班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旨在达成协议以结束长达 18 年的战争的谈判做出这种努力。

在 16 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多轮会谈,最终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多哈与美国阿富汗和解问题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和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特克毛拉(TAi.024)举行了签字仪式。该协议规定美军缩编,以换取塔利班的反恐措施,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之间交换囚犯,解除制裁,并启动旨在实现永久停火的阿富汗内部会谈。

初步迹象表明,协议中不少目标(如果不是全部)将被证明是具有挑战性的。虽然塔利班在内部仍然纪律严明,足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但该团体内部存在分歧,这使得与对手妥协变得困难,其信息仍然是强硬的。该团体似乎也为 2020 年的战斗季节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在努力避免激怒美国的同时,加速袭击阿富汗政府目标。对协议的不同解释可能会导致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周期性危机。塔利班强硬派认为,他们能够而且仍然将通过武力实现他们的目标。

协议没有涉及塔利班持续从毒品中获利的问题,但在阿富汗未来的任何治理安排下,这都将是一个挑战。这仍然是个巨大问题,而且由于甲基苯丙胺生产和贩运的繁荣,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基地组织(QDe.004)的高级领导人,以及数百名武装分子、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和与塔利班结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团体仍然驻扎在阿富汗。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基地组织重要人物在阿富汗被击毙。塔利班,特别是哈卡尼网络(TAe.012)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这种关系建立在友谊、共同斗争历史、意识形态相同和通婚的基础上。塔利班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定期与基地组织协商,并保证将尊重与基地组织的历史联系。基地组织对这项协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其追随者发表声明,庆祝这项协议是塔利班事业的胜利,从而也是全球好战分子的胜利。确保塔利班已经承诺的反恐成果将是一项挑战,这将要求他们压制来自阿富汗基地组织的任何国际威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遭受严重挫折,2019 年 11 月几乎从其位于楠格哈尔省的阿富汗主要基地被铲除,然后于 2020 年初在邻近省份库纳尔的新躲避之处遭受进一步损失。塔利班部队在造成这些失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及其国际盟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监测组现在估计,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阿富汗的人数只有 2 200 人。该团体仍然有能力在该国各地发动袭击,包括喀布尔,但其中一些声称可能完全或部分来自与哈卡尼网络的战术和解。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死灰复燃的主要风险可能在于它有能力将自己标榜为该国唯一

公然违抗的恐怖组织，并据此吸引新成员和资金。除了应对基地组织造成的任何威胁之外，塔利班作为国际社会反恐伙伴的信誉将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对抗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威胁。在阿富汗寻求目的和生计的外国恐怖分子人数众多，仅巴基斯坦人就多达 6 500 人，这将是一项复杂的挑战，需要仔细监测。

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监测组寻求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包括为塔利班谈判代表的旅行禁令豁免提供便利。在达成协议后，这项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加密集和重要，特别是在制裁制度本身变成一个谈判问题的情况下。

目录

	页次
一. 和平进程	6
二. 塔利班现状	8
A. 塔利班结构.....	8
B. 塔利班领导层.....	8
C. 对 2020 年战斗季的预期.....	10
D.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11
E.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活动的联系	14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16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19
五. 制裁的执行	21
A. 旅行禁令	21
B. 资产冻结.....	21
C. 武器禁运.....	22
六. 监测组的工作	22
A. 与会员国和非官方对话者的合作.....	22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22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23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23
E. 促进公开辩论.....	23
附件	
塔利班的组织结构.....	24

一. 和平进程

1. 本报告并不是为了详细描述自 2018 年末以来美利坚合众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该谈判有公开的记录，但确实突出表明了关键的事态发展。

2. 2019 年 11 月 21 日，10 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人员获释，其中一些人被塔利班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以换取阿富汗政府关押的 3 名哈卡尼网络囚犯。作为善意的姿态，塔利班还释放了两名西方人质。¹ 获释的哈卡尼网络囚犯是 Haji Malik Khan(未列名)、Hafiz Abdul Rashid Omari(未列名)和 Anas Haqqani(未列名)，后者是塔利班副头目西拉贾丁·贾拉卢丁·哈卡尼(TAi.144)的兄弟。^{2,3} 塔利班曾一直否认 Anas Haqqani 是塔利班成员。Anas Haqqani 获释后不久，于 11 月 19 日抵达多哈，加入设在那里的塔利班政治委员会。

3. 在交换囚犯之后，于 12 月 6 日在多哈恢复了会谈，随后在塔利班袭击巴格拉姆机场美军基地后又一次暂停。⁴ 监测组收到的信息称，袭击是由基地组织特工实施的，他们担心未来的协议要求塔利班断绝与基地组织和外国作战人员的关系。

4. 12 月底，由于担心与美国的谈判再次破裂，塔利班政治办公室组成了一个由 Shahabudin Delawar 大毛拉(TAi.113)率领的代表团，与奎达协商委员会就减少暴力问题进行磋商。^{5,6} 尽管多次呼吁停火生效，但塔利班拒绝了，担心失去对该运动普通成员的控制。⁷ 据报道，塔利班军事委员会已寻求奎达协商委员会的保证，无论达成任何协议，他们都可以继续战斗。

5. 2020 年 1 月，谈判在多哈继续进行，重点不再是停火，而是确保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得到在最终商定的一周期间减少暴力的支持。双方于 2 月底在多哈签署了这项协议，此前七天，阿富汗所有省份的暴力水平都大幅下降。

6. 该协议规定了几个关键的可操作要点：

(a) 在 135 天内分两阶段有条件地削减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部队，然后在签署协议后 14 个月内缩减所有外国驻军，条件是塔利班遵守其承诺；

(b) 塔利班将采取的反恐措施；

¹ 美国国民 Kevin King 和澳大利亚人国民 Timothy Weeks 是阿富汗美利坚大学的教授。

² Haji Malik Khan 是西拉贾丁·贾拉卢丁·哈卡尼(TAi.144)的叔叔，在哈卡尼网络的财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³ 哈菲兹·拉希德·奥马里曾是霍斯特省的哈卡尼指挥官，也是穆罕默德·纳比·奥马里的兄弟，后者在 2014 年获释并加入塔利班政治办公室之前，被美国关押在关塔那摩湾拘留营达 12 年。

⁴ 袭击集中在前韩国医院的遗址上，所谓的韩国医院是韩国省级重建队留下的一家功能正常的医院。

⁵ 奎达协商委员会不是一个地理术语，而是一个描述塔利班最高一批领导人的分析性概念。

⁶ 据报道，该代表团还包括法兹尔·穆罕默德·马祖鲁姆毛拉(TAi.023)、加里·丁·穆罕默德·哈尼夫(TAi.043)和 Syed Rasool Haleem(未列名)。

⁷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表示，“实际情况是，伊斯兰酋长国无意宣布停火”。见塔利班官方网站，<http://alemarahenglish.com/?p=31034>。

(c) 释放多达 5 000 名塔利班囚犯和多达 1 000 名政府囚犯(最早将在 3 月 10 日阿富汗内部会谈开始之前进行);

(d) 在阿富汗内部谈判开始后,与安全理事会接触,争取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之前将塔利班在联合国制裁名单上除名,并在 2020 年 8 月 27 日之前将塔利班从美国制裁名单上除名;

(e) 永久停火和政治路线图将被列入阿富汗内部谈判的议程。

7. 美国撤军的速度将与塔利班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继续减少暴力并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国际恐怖分子基地的做法挂钩。该协议还包括单独的保密执行安排,据悉,这些安排将勾勒出美国未来在阿富汗的反恐承诺。

8. 多哈政治办公室塔利班关键成员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内克扎伊·帕德沙·汗(TAi.067)2 月 29 日向媒体解释说,从 3 月底起,塔利班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将停止。但没有提到塔利班对阿富汗部队或阿富汗政府发动的战争。塔利班领导人的这一信息得到了在实地的塔利班指挥官的响应,他们通知平民,在“伊斯兰酋长国的胜利”之后,“阿富汗政府将在三个月内被推翻”。⁸ 在签字仪式后不久,随着塔利班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对阿富汗部队的袭击,继续减少暴力的希望变得渺茫。

9. 对协议的解释分歧将很难解决。阿富汗政府对话者告知监测组,释放多达 5 000 名塔利班囚犯的规定令人惊讶,突然释放这么多囚犯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许多官员尤其不愿释放参与过高调袭击的塔利班囚犯,担心他们一获释就会直接回到战场。自 2 月底以来,注意到绑架政府官员和平民的事件有所增加,这表明塔利班实际上并没有关押 1 000 名阿富汗部队囚犯,而是为了交换而寻求增加囚犯人数。当地塔利班人员告知参与谈判释放被拘留者的当地部落长老,绑架是塔利班情报委员会下令的,释放被拘留者的能力超出了地方指挥官的权限。

10. 阿富汗官员认为,塔利班要求在 5 月 29 日之前将其所有成员从联合国制裁名单上除名的条件,只应作为分阶段采取的一项姿态,以换取塔利班做出相应让步,以便保留说服他们进行谈判的筹码。

11. 监测组对话者报告说,塔利班普通成员对继续冲突的热情不高。但是,尽管内部在政治-军事、部落和地区界线上存在分歧,所有观察者都同意,塔利班领导层做出的任何与协议有关的决定,甚至是与继续战斗有关的决定,通常都将由塔利班指挥官和地面战斗人员执行。

12. 塔利班仍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武力夺取政权。随着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国际部队继续撤离,塔利班仍然有可能继续寻找理由拖延阿富汗内部谈判。拖延战术将包括喀布尔当局没有遵守关于释放囚犯协议的理由或拒绝承认喀布尔提出的任何谈判小组。塔利班已经开始指责美国在向遭受塔利班袭击的阿富汗军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持时不守信用。同样,在漫长的选举过程之后,喀布尔政府的组建出

⁸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现延误，也对执行该协议构成了挑战。尽管面临挑战，会员国仍然认为，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旷日持久的冲突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二. 塔利班现状

A. 塔利班结构

13. 塔利班领导委员会，通常被称为奎达协商委员会，设立了一系列委员会和机构，模仿在正常政府组织下的办公室和职责。塔利班的这种结构通常被称为其影子政府。作为本报告的附件，监测组与阿富汗政府对话者和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合作，编制了一份名单，其中列出了监测组认为的当前塔利班影子政府，从中央结构到各委员会和机关，以及省级影子省长。附件还表明哪些塔利班成员(无论是否列名)估计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监测组曾在其第六次报告(S/2015/648)中列入了这类附件。

B. 塔利班领导层

14. 自上次报告(S/2019/481)以来，如上所述，塔利班领导人引导该运动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这一进程增加了他们的政治筹码，并增加了他们接触一些会员国和国际媒体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发动更多袭击的机会。⁹ 自始至终，尽管内部存在观点分歧，塔利班设法保持团结。¹⁰

15. 一些监测组对话者坚持认为，绝大多数塔利班人将服从他们领导层关于最近与美国签署的协议的命令，无论这些命令或指令是什么。事实证明，塔利班领导层有能力在减少暴力期间维持对其作战人员的纪律，并在 2020 年加大战斗力度同时寻求获得政治影响力的任何情况下很可能保持同样的纪律。

16. 塔利班在冬天对其影子政府结构进行了改组，为 2020 年的战斗季节做准备。塔利班成员在 2 月份聚集在一起，讨论重组东部地区的影子治理和军事结构。在霍斯特省、库纳尔省、拉格曼省、洛加尔省、瓦尔达克省、楠格哈尔省、努里斯坦省和帕克蒂亚省做出了新的重要任命，并在巴达赫尚省、巴格兰省、巴尔赫省、巴米扬省、喀布尔省、卡皮萨省、昆都士省、萨曼甘省和塔哈尔省做出其他省级任命。哈卡尼网络高级成员、塔利班副头目西拉贾丁·哈卡尼的兄弟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巴辛(TAi.155)下令增加向加兹尼、瓦尔达克、帕克蒂亚和帕尔万各省的塔利班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材料。

17. 2 月中旬的一项值得注意的任命是将化名 Pir Agha 的 Mullah Abdul Rehman (未列名)从楠格哈尔的影子省长职位调任为扎布尔的影子省长。Agha 领导塔利班快速反应部队(红色部队)，并被任命为楠格哈尔的影子省长，以应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构成的威胁。扎布尔的前任影子省长 Mullah Mohammad Essa(未列名)

⁹ 联阿援助团注意到，塔利班发起的袭击比前一年增加了 15%。

¹⁰ 一位对话者将塔利班目前的团结描述为“现金贿赂和暴力威胁的结果”。

已取代了楠格哈尔的 Pir Agha。任命 Pir Agha 到扎布尔似乎是塔利班对 2020 年战斗季节具有咄咄逼人打算的信号。

18. 据一些会员国称，由于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塔利班领导层内部持续的分歧变得更加明显。然而，塔利班领导层也能够保持其官兵的团结和纪律。正如监测组以前报告，在该团体宣布穆罕默德·奥马尔·古兰姆·纳比毛拉(TAi.004)去世之后，出现了几个塔利班派别(见 S/2017/409，第 1-2 段和 S/2018/466，第 2-5 段)。尽管塔利班最近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更大的团结，但由于与美国的谈判和协议的各个方面，现有的分歧已经加深。

19. 据报，塔利班政治办公室内部也存在分歧，包括与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特克(TAi.024)结盟的人员和与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内克扎伊关系密切的更强硬的团体之间代表团小组的分歧。在多哈的政治办公室理解塔利班需要与国际社会互动并表现出温和态度，而据报，普通战士不同意这一观点。因此，对话者认为，塔利班领导人没有充分披露协议的细节，特别是任何切断与基地组织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联系的承诺，因为担心引发反弹，而且这已经作为内部激烈辩论的话题反复浮出水面的事项。

20. 基地组织一直在阿富汗秘密活动，同时仍与塔利班保持密切关系。如果与美国的协议条件对塔利班具有约束力，这可能会促使支持和反对基地组织的阵营分裂。监测组了解到，至少有一个塔利班高级成员团体已经成立了一个新团体，反对任何可能的和平协议，据称该团体被称为“伊斯兰政党”，主要由居住在阿富汗境外的持不同政见的塔利班高级成员组成。¹¹ 其他对话者认为，协议的成功执行可能导致外国恐怖作战人员放弃战斗或离开阿富汗。或者，如果和平进程失败，阿富汗的暴力和混乱可能会激增。

21. 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死后，塔利班政治和军事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也反映了原先的竞争，例如阿里扎伊部落和努尔扎伊部落之间的竞争。阿里扎伊部落在战场上的长期军事指挥官 Sadr Ibrahim(未列名)和 Mullah Abdul Qayyum Zakir(未列名)领导着一个忠于已故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沙·穆罕默德毛拉(TAi.011)的派别。Ibrahim 和 Zakir 以及支持继续战斗的哈卡尼网络高级成员采取了强硬路线。该团体反对忠于 Haibatullah Akhundzada(未列名)的努尔扎伊塔利班一个更大的派别。

22. 监测组的对话者以及和解的塔利班人员报告说，塔利班作战人员对高级领导层存在怨恨，认为他们不了解战场上的苦难。这些作战人员对塔利班高级官员与家人在国外舒适地生活感到不满。一些对话者估计，与塔利班政治办公室代表调停的和平可能会被证明是脆弱的，因为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被认为对该运动的其他人冷漠，并被认为是“每月有 1 万美元的工资”；如果与 Ibrahim 这样在实地有影响力的塔利班指挥官进行对话会更好。

23. 对话者报告说，一些塔利班作战人员在听到居住在国外的塔利班领导人舒适生活方式的描述后离开该团体。据推测，这些报告是由在赫尔曼德省当地塔利班

¹¹ 可能翻译成伊斯兰省党。

指挥官 Mullah Abdul Bari(未列名)转述的,他曾与奎达协商委员会重要成员阿米尔·汗·莫塔基毛拉(TAi.026)的兄弟 Sardar 大毛拉(未列名)呆过一段时间。一位消息人士说,巴里毛拉返回赫尔曼德省后提出了“与奎达协商委员会成员相比,塔利班战士居住条件恶劣的问题”。塔利班后来声称,巴里与阿富汗政府保持着联系,他很快就被击毙。

24. 塔利班领导层还因阿富汗和美国部队增加空袭和夜间突袭而蒙受损失。在行动中被成功击毙的塔利班指挥官包括 2019 年 8 月初与萨迪克毛拉和维·赛义德毛拉一起被击毙的法拉赫影子省长阿卜杜勒·巴里毛拉、¹² 6 月 28 日被击毙的洛加尔省影子省长阿吉·拉拉、8 月 3 日潘杰希尔省副影子省长阿卜杜勒·阿哈德(又名祖尔菲卡尔)、8 月 17 日被击毙的洛加尔省阿兹拉影子县长马拉维·穆罕默德、9 月初,巴达赫尚省影子省长加里·法西胡丁,9 月 15 日,萨曼甘省影子省长马瓦维·努鲁丁,12 月 27 日,拉格曼省影子省长扎因-阿拉比丁,以及 2020 年 4 月 12 日,瓦尔达克省影子省长瓦利·扬(又名 Hamza)。¹³

25. 监测组对话者还证实, Mullah Nangalai(未列名)和来自拉苏尔毛拉分裂组织的其他 15 名塔利班巧合的是,此人与第 23 段中提到的赫尔曼德省当地塔利班指挥官有着相同的名字:他们是不同的人。成员在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被击毙。拉苏尔毛拉分裂组织也被称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高级委员会。自 2015 年底以来, Mullah Nangalai 一直在赫拉特省辛丹德县 Zerkoh 山谷的有争议地区与 Mullah Abdul Samad(未列名)领导下的主流塔利班部队作战。

C. 对 2020 年战斗季的预期

26. 塔利班尚未发布 2020 年春季攻势的公告,这可能表明,面对要求与阿富汗政府达成和平协议的国际和国内压力,该组织希望表现出一定的温和态度。这一决定也可能受到当前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影响,该大流行病对军事行动的最终影响尚不清楚。

27. 监测组在 2020 年 3 月访问阿富汗期间得到的信息表明,塔利班正在为新一轮春季攻势作出安排。截获的塔利班通信表明,塔利班为准备军事行动,包括后勤支助和物资补给,提供了指示。在这些努力的同时,塔利班最近对大部分影子政府结构进行了全面改革,重点是对高级领导层信任的强硬派指挥官进行任命。

28. 会员国对塔利班战斗人员人数的估计从 55 000 人到 85 000 人不等。正如监测组以前的报告(见 S/2019/481, 第 15 段),塔利班调解人和非作战人员可能使总人数达到 100 000 人。根据监测组掌握的所有信息,塔利班在人员招募、筹资、武器或弹药方面显然并不匮乏。

29. 监测组获悉,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塔利班和政府军争夺对阿富汗 50%至 60%领土的控制权。据报告,目前有 21 个县处于塔利班的完全控制之下,比上一个

¹² 巧合的是,此人与第 23 段中提到的赫尔曼德省当地塔利班指挥官有着相同的名字,但他们是不同的人。

¹³ 该段中提到的个人没有列名。

报告期的 25 个至 30 个县要少(见 S/2019/481, 第 16 段)。鉴于国际军事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持续存在, 塔利班在连续几个战斗季节夺取和控制省会的持续目标对该组织来说仍然困难。突然或意外地撤回这种支持将危及几个省份, 使它们容易落入塔利班的控制。

30. 美国和北约表示, 他们无意停止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支持, 并将在他们部队受到袭击时继续保卫他们。这可能会证明美国和塔利班对协议的解释不同的一个争议点。如果塔利班选择对阿富汗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行动, 美国部队将做出相应回应。美国部队和北约坚定支持特派团的指挥官领导部署了一次强有力但适应性强的军事力量, 以促进与塔利班谈判的条件, 对话者认为这一政策不太可能改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预计 2020 年战斗季节将延续从 2019 年开始的动态军事僵局。

31. 如果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在阿富汗内部开始进行谈判, 战斗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因为双方都试图在战场上获得优势, 并在谈判期间获得影响力。塔利班在 2020 年的行动方式将受到阿富汗内部对话进展、美国持续军事存在的水平以及对塔利班袭击阿富汗军事和政府目标的反应的影响。阿富汗和其他对话者强调, 进一步需要近距离空中支援, 以加快阿富汗部队, 特别是新兴的阿富汗空军的能力建设。

D.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32. 监测组在报告中经常强调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联系, 据监测组评估, 自塔利班政权于 18 年前被推翻以来, 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随着基地组织成员宣誓效忠塔利班穆民的埃米尔(“信士们的长官”), 这种联系还在不断加强。监测组自上次报告以来收到的信息表明,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实力正在悄然壮大, 同时继续在塔利班的保护下与塔利班合作。

33. 会员国报告称,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初举行了多次会议, 讨论的合作事宜涉及行动规划、培训以及塔利班为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成员提供安全庇护。基地组织在阿富汗 12 个省秘密活动, 分别是: 巴达赫尚、加兹尼、赫尔曼德、霍斯特、库纳尔、昆都士、洛加尔、楠格哈尔、尼姆鲁兹、努尔斯坦、帕克蒂亚和查布尔。¹⁴ 很难确定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战斗人员的确切人数, 但监测组估计有 400 到 600 名武装成员。¹⁵

34. 会员国列举的与塔利班会晤的基地组织头目包括 Ahmad al-Qatari(未列名)、Sheikh Abdul Rahman(未列名)、¹⁶ Hassan Mesri(别名 Abdul Rauf)(未列名)和沙特阿拉伯籍基地组织成员 Abu Osman(未列名)。监测组获悉, 在过去 12 个月里,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高级领导人之间据报举行了 6 次会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2019

¹⁴ 2019 年 5 月,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发布了一段声称在另一个省份——帕克蒂卡省对阿富汗部队发动袭击的视频。见 <https://ent.siteintelgroup.com/Statements/aqis-video-shows-ambush-on-afghan-soldiers-in-paktika-makes-fundraising-appeal.html>。

¹⁵ 值得回顾的是, 在 2015 年 7 月在坎大哈省 Shorabak 县发现一个大规模营地之前, 据报只有 120 名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活动。美军对 Shorabak 设施的突袭持续多日, 期间进行了 63 次空袭, 并由一支 200 多人的地面突击队发起进攻, 最终击毙了 160 多名基地组织成员。

¹⁶ 据会员国报告, 他是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的个人代表。

年春在赫尔曼德省 Sarwan Qal'ah 县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 Sadr Ibrahim、Mullah Mohammadzai(未列名)和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的前顾问古尔·阿迦·伊沙克扎伊(TAi.147)据报会见了哈姆扎·乌萨马·穆罕默德·本·拉丹(QDi.421)，¹⁷ 以亲自向他保证，伊斯兰酋长国不会为了任何利益而断绝与基地组织的历史联系。2019年5月，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发布了一段悼念贾拉勒丁·哈卡尼(TAi.040)的视频，后者的死讯于8个月前被公布。此前基地组织已就他的死讯发表声明，但这是基地组织头目首次亲自提及老哈卡尼去世一事。扎瓦希里在悼词中向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表示哀悼，“向伊斯兰酋长国的所有官员和圣战者以及谢赫贾拉勒丁的家人表示哀悼”。¹⁸

35. 据对话者称，扎瓦希里于2020年2月会见了哈卡尼网络的成员。Hafiz Azizuddin Haqqani(未列名)和叶海亚·哈卡尼(TAi.169)¹⁹ 就与美国的协议及和平进程咨询了扎瓦希里的意见。自2009年年中以来，叶海亚·哈卡尼一直是哈卡尼网络与基地组织联络的主要协调人。

36.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存在，特别是以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为形式的存在，在9月22日一次美国-阿富汗联合行动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证明，该行动的目标是据怀疑在赫尔曼德省 Musa Qal'ah 县 Shabaroz 地区举行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聚会。后来证实，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头目阿西姆·奥马尔和多名外籍人在该次袭击中被击毙，其中包括该团体副头目、该团体中负责与扎瓦希里联络的“通讯员”以及数名外籍女性成员。奥马尔和他的追随者得到当地塔利班部队的庇护，其中一些塔利班战斗人员也在该次袭击中丧生。早前在6月份，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指挥官 Abdul Haseeb al-Khashmiri 据报在美国主导的另一次发生在加兹尼省的袭击中被击毙。

37. 阿西姆·奥马尔在赫尔曼德省丧命之前曾发表过一次开斋节音频讲话，他在讲话中表达了开斋节祝福，并“祝贺穆民的埃米尔、谢赫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取得的这些胜利”。²⁰

38. 更多的信息表明，哈卡尼网络高层进行了讨论，计划与基地组织合作并由基地组织资助组建一个由2000名武装战斗人员组成的新的联合部队。新成立的部队将分为两个行动区，由 Hafiz Azizuddin Haqqani 全面指挥，并领导 Loya Paktiya 地区(霍斯特、洛加尔、帕克蒂卡和帕克蒂亚)的部队，其余部队将部署在库纳尔和努尔斯坦，由哈卡尼网络的情报负责人 Shir Khan Manga²¹ 领导。另一个会员国提供的单独资料表明，基地组织正在该国东部建立新的训练营。

¹⁷ 美国官员于2019年7月31日宣布乌萨马·本·拉丹之子哈姆扎·本·拉丹死亡。未提供相关细节，但他可能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被击毙的。

¹⁸ As-Sahab 媒体基金会，见 <https://ent.siteintelgroup.com/Statements/8-months-after-death-of-jalaluddin-haqqani-aq-releases-eulogy-by-zawahiri-for-the-jihadi-leader.html>。

¹⁹ 叶海亚·哈卡尼是塔利班副头目西拉杰丁·哈卡尼的妹夫，并曾担任西拉杰丁的阿拉伯语口译员。

²⁰ As-Sahab 媒体(次大陆)，见 <https://ent.siteintelgroup.com/Statements/aqis-leader-praises-afghan-taliban-in-eid-al-fitr-speech-reiterate-s-groups-charge-that-iskp-is-enemy-puppet.html>。

²¹ 可能是 Abdullah Shair Khan，见 <https://www.fbi.gov/wanted/terrorinfo/abdullah-shair-khan/@@download.pdf>。

39. 可能是因为阿西姆·奥马尔被击毙，塔利班情报部门负责人 Mawlawi Hamidullah Akhundzada(未列名)据报指示塔利班战斗人员协助 Mufti Mahmood(未列名)指挥下的基地组织战斗人员从阿富汗南部向东部地区转移。

40. 2019 年 10 月，11 名塔利班成员从巴格拉姆机场拘留所获释，以交换 3 名在阿富汗被绑架的印度工程师。这些塔利班成员包括前影子省长谢赫·阿卜杜勒·拉希姆(未列名)和 Mawlawi Rashid Baluch(未列名)。拉希姆被认为是哈卡尼网络任命的人选，而 Baluch 此前被美国财政部列名，美国财政部强调他在“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中发挥作用。²²

41.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塔利班似乎加强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而不是相反。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基地组织高层人员和塔利班之间定期举行会议，“任何认为两者已决裂的想法都是虚构”。据会员国描述，这种联系并不是简单的团体之间的互动，而是“一种深厚的个人联系(包括通过婚姻)和长期的兄弟情谊”。基地组织通过其嵌入塔利班的导师和顾问网络提供咨询、指导和资金支持，从而利用这种联系。2018 年 8 月塔利班对加兹尼市的进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塔利班在该次进攻中有效部署了基地组织的支持力量。

42. 会员国指出，虽然基地组织在阿富汗以外也有存在，但众多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好战团体都认识到该恐怖主义团体与阿富汗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们庆祝协议是塔利班事业的胜利，因此也是更广泛的全球战斗事业的胜利。²³

43. 基地组织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是，该组织的媒体分支 Thabat 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基地组织声称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2 日期间在全球实施的行动摘要。²⁴ 该摘要的信息图显示了数百起据称在阿富汗实施的袭击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阿富汗部队 3 月份战斗期间的伤亡情况。摘要还提供了可追溯到苏联时代的该国“圣战”时间线。虽然统计数字似乎有所夸大，但这一信息非同寻常，因为基地组织出于对塔利班倾向于低调的尊重，通常对其在阿富汗的行动保持缄默。这种宣传可能会被塔利班视为无益之举，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44. 协议签署后，美国国务卿保证说，撤军将是条件的，“塔利班必须尊重协议，特别是履行关于切断与恐怖分子的联系承诺”。²⁵ 他补充说，美国“无须离开，除非他们能证明正在履行协议规定的他们一方的所有义务”。²⁶ 协议的成功可能取决于塔利班是否愿意鼓励基地组织停止其目前在阿富汗的活动。

²² 见 <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0088.aspx>。

²³ 各恐怖主义团体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多份声明，祝贺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并强调塔利班运动是值得其他团体效仿的榜样。

²⁴ Thabat 通讯社，“Al-Hasad Al-Shari, Athar 2020” (月度行动成果，2020 年 3 月)。可查阅：<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Thabat-summary-of-operations-March-2020.pdf>。

²⁵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对媒体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20 年 2 月 25 日，可查阅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michael-r-pompeo-remarks-to-the-press-5/>。

²⁶ 同上。

E.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活动的联系

45. 根据会员国和其他方面的估计，塔利班的年收入总额在每年 3 亿美元到 15 亿美元之间。虽然官员们指出 2019 年的数字较低，但他们也审慎地指出，塔利班有效、高效地利用了资源，没有遇到现金危机。据评估，收入降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罂粟种植和收入减少，来自援助和发展项目的应纳税收入减少，以及“治理”项目支出增加。

46. 据信，塔利班通过增加道路税费来扩大收入来源，这一点目前成为可能，是因为塔利班扩大了对阿富汗北部高速公路和许多道路网络的控制权。在塔利班控制的靠近城市人口的地区，什一税和天课税的征税额也有所增加。此外，对楠格哈尔大片罂粟种植区的重新占有，预计将抵消由于巴达赫尚省某些矿床被阿富汗部队重新控制所造成的财政损失。总的来说，塔利班目前能够对其控制或影响范围内各个地区的几乎所有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农业和社会工业征税。在过去一年里，塔利班敲诈勒索移动电话供应商和电力供应公司，这方面活动也值得关注。

47. 虽然海洛因种植和生产多年来一直是塔利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甲基苯丙胺在阿富汗的出现正在催生一个大规模、高利润的新毒品行业。

48.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 2014 年首次记录了甲基苯丙胺截获量(9 公斤)，这一数字此后持续攀升，2019 年上半年的截获量高达 650 公斤。据称，甲基苯丙胺比海洛因更有利可图，因为原料成本低，而且不需要大型实验室。据报告，塔利班控制着主要生产省份——法拉省和尼姆鲁兹省 60% 的甲基苯丙胺实验室。生产所需的前体成分麻黄碱过去依赖进口，但目前从当地获得(在阿富汗，这种植物被称为“*Ephedra oxyphylla*”)。监测组的对话者无法估计塔利班从中赚取的收入，但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观察，甲基苯丙胺的产量增速已经超出可监测的水平，且利润率远远高于海洛因。喀布尔 95% 的海洛因使用者吸食阿富汗生产的甲基苯丙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海上联合部队 150 联合特遣队都记录了阿富汗甲基苯丙胺走私运往澳大利亚、中亚、海湾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南非的事件。

49. 阿富汗东北部的对话者强调了塔吉克犯罪网络在便利毒品从阿富汗流入中亚方面起到的作用，他们称，这些网络与巴达赫尚省的叛乱团体之间有合作。塔吉克斯坦 *Jamaat Ansarullah* 团体据报有 70 名成员是塔吉克国民，从事毒品跨境贩运活动，是海洛因“北部路线”的一部分。毒品在 *Kishim* 县、*Tashkan* 县和瓦尔杜吉县生产，而走私路线要么向北通向塔吉克斯坦，要么向西通向塔哈尔省。由于政治不安全局势，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边境管制较为严格，因此向北走私海洛因的每批次发货量较少(每批 5 至 10 公斤)。向西运入塔哈尔的每批次份量最高可达 100 公斤。海洛因从那里经由昆都士省，越过管制较松的边境进入塔吉克斯坦，并流向首都杜尚别。

50. 在楠格哈尔省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发起进攻后的一段时间里有证据浮出水面，说明了县一级和跨境一级的毒品网络是如何推动资金流向塔利班的。多年来，由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占领楠格哈尔的主要走私路线，因此进入传统种植

区的路线和塔利班附属网络使用的路线被封堵。在此期间，主要以 Hisarak 县和 Sherzad 县为基地的塔利班毒品活动被迫使用政府控制地区的传统道路网，这增加了成本和偷运者被拦截的风险。

51. 消息来源强调说，目前没收和截获量的减少可能表明，在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该团体反对种植罂粟)失去控制权后，塔利班以前使用的走私路线现在已重新得到使用。

52. 会员国称，毒品走私网络在楠格哈尔和进入巴基斯坦的活动，据报得到了安全官员的默许，他们监管海洛因、大麻叶和其他货物的走私并从中牟利。据报告，安全官员允许走私团伙(被称为“tanzeems”)在不用担心被捕的情况下运作，作为交换，安全官员可分得一部分利润。收入最终在安全官员、走私团伙头目和塔利班之间分配。对话者表示，这个系统是“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53. 据官员们描述，这个由塔利班组织的海洛因走私和税收系统贯穿楠格哈尔南部的 8 个县——从 Hisarak 县到与巴基斯坦接壤的 Dur Baba 县。在楠格哈尔省最西部的 Hisarak 县生产的海洛因经由 Sherzad、Khogyani、Pachir wa Agam、Deh Bala、Achin、Naziyan 和 Dur Baba 一路向东贩运。在每个县，走私者向该县的塔利班指挥官支付每公斤海洛因 200 巴基斯坦卢比(约合 1.30 美元)或等额阿富汗尼的税款。走私者沿途获得每个塔利班指挥官出具的纳税证明文件，然后再前往下一个县，重复同样的过程。阿富汗官员说，通过这种方式，走私路线增强了沿途每个县塔利班指挥官的财政实力。

54. 越过边境后，走私团伙的老板们可从每公斤海洛因中赚取相当于 6 美元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利润又通过安全官员回流到塔利班手中。在通过较小型过境点入境时也重复同样的过程，例如翻越斯平加尔山进入巴基斯坦提拉山谷和开伯尔。

55. 监测组在访问赫尔曼德省期间收到报告称，塔利班在 Dishu 和 Khan Neshin 等不受政府控制的县大规模非法开采缟玛瑙大理石、黄金、稀土矿物、霰石、铜、锡和锌。当地消息来源报告说，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采矿公司参与挖掘贵重矿物和大理石，这些矿物和大理石随后在卡拉奇经过提炼，作为巴基斯坦产品出售。据报告，来自采矿合同的税款和收入由塔利班的“Dabaro Comisyoon”(宝石和采矿委员会)负责管理。

56. 在南部地区以外，巴达赫尚省的对话者表示，塔利班对拉希斯坦县的金矿开采进行征税和勒索，由此每月获得 20 万美元的收入。据估计，该地区有 100 多台机械化挖掘机作业，按每台挖掘机每周 300 至 400 美元的标准向塔利班付款。源自该县矿区的收入据说“直接归奎达协商委员会所有”，当地指挥官不参与分成。

57. 关于矿物开采和与塔利班的联系的过往资料载于监测组第四次报告(见 S/2014/402，第 51-55 段)、特别报告(见 S/2015/79，第 22-30 段)、第六次报告(见 S/2015/648，第 42-47 段)和第十次报告(见 S/2019/481，第 28-34 段)。

5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所有会员国，提醒它们注意，植物制成的甲基苯丙胺可能成为阿富汗境内一个不断增长的新兴主要毒品行业，并鼓励会员国通过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中亚区域打击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非法贩运信息和协调中心等组织继续资助阿富汗的禁毒能力建设。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59. 在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第二十四次报告中,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报告称,2019年4月,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领导人 Mawlawi Zia ul-Haq(别名为 Abu Omar Khorasani)(未列名)被解职,²⁷ 由 Mawlawi Abdullah Orakzai(别名为 Mawlawi Aslam Farooqi)(未列名)接替。Farooqi 此前负责巴基斯坦开伯尔的行动。对 Farooqi 的提名是由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直接作出的,这突显出 2019 年第一季度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与位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之间的直接联系(见 S/2019/570,第 60 段)。

60. 监测组在第十次报告(S/2019/481)中指出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遭遇的挫折,包括地盘持续缩减和高级领导人的高减员率。2019年9月至11月期间,这些挫折演变为更具生存威胁的打击——阿富汗和美国部队协调开展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迫使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撤离了在楠格哈尔省的传统据点。塔利班部队也加入了这次袭击,可能是想趁机夺回过去两年输给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主要走私路线。

61. 尽管阿富汗部队过去只能短暂清除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地盘,但自 2019 年 11 月以来的行动使阿富汗部队至今仍然维持着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并阻止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战斗人员返回。这产生了一个额外影响,即减少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非法木材和松子出口收入,该团体此前翻越斯平加尔山向巴基斯坦的奥拉克兹走私木材和松子。

62. 官员们报告说,2019年9月至11月期间,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楠格哈尔省的规模从分布 7 个县的 1 750 名武装战斗人员和由 22 名高级成员组成的领导委员会,缩减到在 Achin 县 Takhto 区被围困的不到 200 名战斗人员。监测组的对话者报告说,仅在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位于斯平加尔山脚下 Bandar 山谷的总部发起的最后一次突击中,就在进入该地区的途中遭遇 300 多枚自制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

63. 10月19日至11月15日期间,共有 853 名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成员向阿富汗部队投降,其中包括 376 名男性战斗人员、261 名妇女和 216 名儿童。据信,约 350 名战斗人员已逃到库纳尔省,其中包括来自印度、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战斗人员。另一组约 150 名战斗人员据报已越境返回巴基斯坦的奥拉克兹。监测组后来获悉,继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楠格哈尔省溃败后,截至 2020 年 2 月底,共有 1 442 名该团体成员(主要是家属)投降。

²⁷ 据报告, Ul-Haq 之所以被降级,是因为他在 2018 年下半年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楠格哈尔受挫期间表现不佳。

64. 多名投降的军龄男性的情况汇报显示，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许多新兵是在通过使用武力或暴力威胁的方式招募的。其他人则表示，吸引他们的是该团体最初开出的工资，但工资从未兑现。当地对话者称，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向其战斗人员宣传高薪的策略“只不过是用来吸引新兵和支持的谎言”。²⁸ 他们补充说，这种“谎言”只能说一次，于是要进一步吸引新的当地战斗人员加入，就越来越依赖于武力或迫害威胁。

65. 在被迫从楠格哈尔撤退之前，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被认为是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之外最有韧性和最成功的伊黎伊斯兰国分支。然而到 2020 年春，据阿富汗主要安全官员对楠格哈尔省安全局势的描述，“事态已完全逆转”，阿富汗部队的行动被誉为是解散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网络的“转折点”。

66. 尽管监测组收到报告称，有几小群据信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外国战斗人员在塔利班控制的北部地区活动，但监测组的对话者坚持称，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成员在阿富汗北部没有长期的有组织存在。这些对话者始终强调，北部地区一些人、特别是当地某些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居民对该团体的意识形态持同情看法。²⁹ 消息来源称，2019 年，两名来自昆都士省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前塔利班指挥官 Mawlawi Satar(来自 Imam Sahib 县)(未列名)和 Mawlawi Abdullah Majid(来自 Khanabad 县)(未列名)投靠了在楠格哈尔 Achin 县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据报告，这两人还积极参与从昆都士省招募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男子。

67. 最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又一次遭受打击，其领导人 Aslam Farooqi、高级军事指挥官卡里·扎希德³⁰ (未列名)和赛福拉³¹ (未列名)以及其他 19 人在坎大哈被阿富汗部队捕获。抓捕 Farooqi 的行动跨越了坎大哈省的至少 4 个县，后来向联阿援助团作的汇报显示，抓捕行动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31 日期间分三个阶段在坎大哈市和 Dand 县进行。与 Farooqi 一起被拘留的有 12 名巴基斯坦国民(包括 4 名妇女)、1 名孟加拉男子和 2 名“讲俄语”的妇女。这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成员还带着 11 名儿童。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 Farooqi 被发现在(或过境经过)坎大哈。有人猜测，Farooqi 可能试图接触与伊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更接近的其他团体，但考虑到塔利班在南部地区的影响力，这个动机值得怀疑。

68. 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保留着“数万美元”的资金储备。³² 该团体继续通过勒索和征税，还可能通过开采木材和矿产在当地创造收入，但最近地盘缩小后，这些收入来源现已大大减少。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仍为该团体提供一些资助，但金额不详。

²⁸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武器装备标准通常很低，这也突显出该团体的资金匮乏问题。

²⁹ 见监测组此前关于乌兹别克族人、朱兹詹省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前领导人 Qari Hekmatullah 的报告(见 S/2019/481，第 53 段)。

³⁰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驻阿富汗总军事指挥官。

³¹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驻楠格哈尔省军事指挥官。

³² 会员国资料。

69. 会员国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阿富汗境内兵力的估计仍然各不相同，但监测组估计兵力约为 2 200 名武装作战人员，其中大多数在库纳尔省。该团体在库纳尔的据点据说位于 Tsowkey 县³³ 的偏远地区，车辆基本无法到达，而且由于林木茂密，具有很大程度的隐蔽性，不易在空中被观测到。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仍然从库纳尔省的偏远地区通过卫星链路 with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保持有限的通信。

70. 会员国提供的大部分信息显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核心冲突区向阿富汗的流动有限，但通过外国作战人员，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与伊黎伊斯兰国新领导人 Abu Ibrahim al-Hashmi al-Quraishi(未列名)建立了联系，尽管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在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内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大不如前。

71.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库纳尔由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副头目 Sheikh Matiullah Kamahwal(未列名)指挥。关于目前谁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实际领导人(如果不是 Sheikh Matiullah 的话)仍然存在一些疑问。据报告，继楠格哈尔的事件后，Aslam Farooqi 在坎大哈被捕前曾与 Sheikh Matiullah 竞争埃米尔头衔。监测组获悉，领导人选还有 Abu Saeed Mohammad al-Khorasani(叙利亚人)(未列名)和 Sheikh Abdul Tahir(未列名)。消息人士表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QDi.299)³⁴ 死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将内部决定提名人选，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不会参与。

72. 随着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被逐出楠格哈尔省，阿富汗部队也在对位于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潜伏小组开展行动，据报进行了“数百次逮捕”。不过，阿富汗官员告诫称，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仍在阿富汗各地保留着潜伏小组，目的是实施高调袭击。

73. 虽然在楠格哈尔和库纳尔的行动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实施高调袭击的能力，但关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真正实施了多少次袭击仍有争议。会员国评论说，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实施的大多数袭击都体现出哈卡尼网络某种程度的“参与、协助或技术援助”。³⁵ 会员国还指出，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缺乏在喀布尔发动复合式袭击的能力”，他们声称负责的行动很可能是哈卡尼网络所为。值得注意的是，哈卡尼网络在追求塔利班目标方面具有战术自主权，这使该网络能够为破坏阿富汗政府的控制权和可信度的行动提供支持。同样，塔利班可以否认那些造成平民伤亡的行动是其所为，而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则愿意声称对它们负责，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相关性。

74. 如监测组在上次报告(见 S/2019/481，第 58-62 段)中所述，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最有可能针对什叶派哈扎拉社区等软目标实施袭击。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对多起袭击事件负责，例如 2019 年 8 月 5 日对赫拉特市以哈扎拉人为主的 Muhali Haji Abas 街区发动爆炸装置袭击；8 月 17 日在喀布尔一场婚宴上实施自

³³ 具体包括 Chalas 村、Dewaygal 山谷和 Shuraz 山谷。

³⁴ 列名为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

³⁵ 监测组曾看过在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实施袭击后截获的通信，这些通信被发现可追踪到已知的哈卡尼网络成员。

杀式袭击；2020年3月6日在一名著名哈扎拉领导人去世纪念仪式上发动双重自杀式袭击；最近一次是3月25日对喀布尔一座锡克教寺庙实施复合式袭击。

75. 对锡克教寺庙的袭击是2020年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在喀布尔发动的第4次袭击，相比之下，2019年全年该团体声称总共实施了4次此类袭击。最近这些袭击事件增加的原因尚不清楚。尽管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有动机，但在减少暴力活动期间没有发生此类袭击。

76. 虽然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目前在阿富汗的战略能力似乎有限，但该团体的意识形态仍然在网上占据着“虚拟空间”，在支持伊黎伊斯兰国信仰的激进的宗教学校中也有市场。许多对话者仍然对该团体可能继续在大学和宗教学校中招募学生感到关切。会员国还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全球议程及其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招募人员的能力感到关切。

77. 4月2日，在美国和塔利班签署协议整整一个月后，伊黎伊斯兰国的数字通讯《al-Naba》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称协议意味着美国承认失败，但也批评了塔利班。文章称，外国军队还在阿富汗，塔利班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异教徒和多神教徒”。从这个例子来看，该团体似乎在制造一种舆论，把伊黎伊斯兰国说成是唯一敢于反抗的恐怖主义团体，以便从塔利班或基地组织中招募反对与美国或阿富汗政府达成任何协议的潜在异议分子。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78. 阿富汗官员称，若干团体在阿富汗活动并长期驻扎在阿富汗，对安全构成威胁。即使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达成停火，这些团体也被认为今后有能力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第二梯队团体³⁶自身不构成威胁，而是依靠附属于更大的团体来提供专门培训，并为从区域宗教学校招募人员提供便利。

79. 在构成安全威胁的这些团体中，阿富汗官员强调了监测组以往报告中提到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³⁷ 穆罕默德大军(QDe.019)和虔诚军(QDe.118)。³⁸ 这些团体的人员集中在东部的库纳尔省、楠格哈尔省和努尔斯坦省，他们在这些省份在阿富汗塔利班的保护伞下活动。

80.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由 Noor Wali Mehsud(未列名)和他的副手 Qari Amjad(未列名)领导。据信，该团体在库纳尔省约有 500 名战士，在楠格哈尔省约有 180 名战士。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在阿富汗与恐怖团体并肩作战的巴基斯坦国民总数可能高达 6 000 至 6 500 人。

³⁶ 一名官员称这些团体是巴德尔圣战者组织、伊斯兰辅士组织(QDe.098)、阿提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圣战者运动(QDe.008)、羌城军(QDe.096)和 Sepah-e-Suhaba。

³⁷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包括一些松散的小派别：自由人党(QDe.152)、伊斯兰军、哈菲兹·古尔·巴哈杜尔团体、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Hafeez Ullah Kochwan、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Sajna、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旁遮普、塔里克吉达尔组织(QDe.160)和自由集会团体。

³⁸ 关于穆罕默德大军和虔诚军的情况，见 S/2018/466，第 59 段和 S/2019/481，第 70 段。关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情况，见 S/2019/481，第 68 段。

81. 阿富汗对话者指出，穆罕默德大军和虔诚军协助向阿富汗贩运恐怖分子作战人员，让他们充当简易爆炸装置的顾问、培训师和专家。这两个团体都对定点击杀政府官员和其他人负责。据称，虔诚军和穆罕默德大军分别约有 800 和 200 名武装战士，在楠格哈尔省 Mohmand Darah 县、Dur Baba 县和 Sherzad 县与塔利班部队同地驻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还有一股力量驻扎在靠近巴基斯坦 Mohmand Darah 边境地区的 Lal Pura 县。在库纳尔省，虔诚军还有 220 名战士，穆罕默德大军还有 30 名战士，他们都散落在塔利班部队中。

82. 2020 年 2 月 6 日，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宣布其两名最高领导人，前副手阿布·穆罕默德·哈利克·哈卡尼和军事指挥官赛福拉·佩沙瓦里死亡。据报，这两人是在离开帕克提卡省后在喀布尔被杀的。³⁹

83. 其他被确认构成重大威胁的外国恐怖团体是长期存在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中亚和维吾尔好战团体。他们聚集在阿富汗北部，部分原因是这里距离自己的祖国很近，但也是因为他们与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和土库曼族讲同一种语言。

84. 在这些外国恐怖主义团体中，其中最主要的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⁴⁰ 塔吉克斯坦真主卫士大会党、伊斯兰军和萨拉菲战斗小组。监测组之前曾获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已并入塔利班的主要作战人员队伍，以加强对这些团体的控制，防止他们可能叛逃到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

85.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主要在北部的法里亚布省和朱兹詹省活动，他们在这两省与从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和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分裂出来的小派别保持联系，其他活动区域还包括昆都士省和巴达赫尚省。赫尔曼德省北部、乌鲁兹甘省和查布尔省多个地区也不断报告有乌兹别克作战人员的存在。该团体多年来一直未表现出任何独立活动能力，指挥和财务仍然由塔利班控制。该团体目前由 Mohammad Yuldash(未列名)领导，他是 Abdulaziz Yuldash(未列名)的弟弟，Abdulaziz Yuldash 因未经授权离开昆都士省而被塔利班羁押(见 S/2020/53，第 61 段)。消息人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之间为控制中亚好战团体，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86. 监测组收到的最新报告显示，Abdulaziz Yuldash 搬到法里亚布省 Almar 县时，有 70 名逃离楠格哈尔省的中亚战士家随同。其他中亚战士驻扎在也与土库曼斯坦接壤的 Dowlatabad 县。好战分子参与互联网宣传和训练活动。尽管人数减少，但官员对中亚作战人员可能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迁至他地表示关切，并表示，据报，驻扎在阿富汗的各团体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人员之间的沟通和金融交易仍在继续。⁴¹

³⁹ 哈卡尼网络与巴基斯坦的几起袭击事件有关，包括 2014 年导致 150 多人遇难的白沙瓦学校袭击事件。

⁴⁰ 有时被称为真主军。

⁴¹ 官员们注意到，地下汇款系统通过土耳其将现金转移到法里亚布省的梅马内，再通过现金运送人将现金交给好战分子。

87. 阿富汗南部地区的官员一再接到报告说，过去三年里，在当地塔利班和赫尔曼德省北部塔利班的协助下，乌鲁兹甘省的 Charchino 县大约有 40 名“乌兹别克”外国作战人员及 100 名家人。据信，该团体由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地区搬迁过来的中亚作战人员组成。据报，他们在行动上并不活跃。

88. 据多个会员国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要位于巴达赫尚省、昆都士省和塔哈尔省。阿卜杜勒·哈克(QDi.268)在他的副手 Kausali(未列名)的帮助下，仍然是该团体的领导人。据一个会员国称，帕克蒂卡省的 Farooq 是该团体的后勤负责人，乌鲁兹甘省的 Shoaib 是一名高级特工，而帕克蒂卡省的 Hamza 和 Abdussalam 是宗教领袖。该团体约有 500 名作战人员在阿富汗北部和东北部活动，主要是在巴达赫尚省 Raghistan 县和 Warduj 县，资金来自 Raghistan。据一个会员国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伊斯兰军及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合作。该会员国报告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制订了针对中国新疆和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巴基斯坦吉德拉尔的跨国计划，对中国、巴基斯坦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89.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另一个令人关切的地方仍然是查布尔省，该省官员报告称，在任何时候都有数百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特别是在塔利班控制的各县，如 Kakar 和 Mizan。查布尔省的 Shamulzai 县与巴基斯坦接壤 63 公里，据报，阿富汗边境警察在该县总共只能设置 5 至 7 个边境检查站。因此，武装分子经常进出瓦济里斯坦地区，将查布尔作为中转枢纽，使塔利班能够将作战人员重新安置到加兹尼、坎大哈、赫尔曼德、帕克蒂卡和乌鲁兹甘，行动几乎完全自由。

90. 监测组将继续仔细检查外国作战人员流向阿富汗的情况，因为在美国和塔利班签订协议的新条件下，该国局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五. 制裁的执行

A. 旅行禁令

91. 正如监测组在前一份报告(见 S/2019/481, 第 75 段)中所述，2019 年 4 月 6 日，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核准对 11 名被列名的塔利班成员实行为期 9 个月的旅行禁令豁免，允许他们前往一系列未具体说明的目的地进行和平谈判。豁免延期请求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获得批准，再次延期请求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获得批准，有效期为 90 天，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⁴²

92. 监测组了解到，有公开来源的报告称，塔利班在多哈的政治办公室想要任命新人员。如果新任命人员中有列名个人，如果他们为履行公务需要差旅，那么就必须为他们申请旅行禁令豁免。

B. 资产冻结

93. 阿富汗的经济仍然以现金为主，货币服务提供商为境内和跨境转账或汇款提供了使用最广泛的手段。面对监管这一活动和执行安全理事会针对资助恐怖主义措施所带来的巨大挑战，阿富汗金融主管部门继续在加强对该国银行、转账业务

⁴² 见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1988/exemptions/travel-exemptions-in-effect>。

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商的监管方面取得进展。根据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的数据，最近提交起诉阶段处理的资助恐怖主义案件数量也有所增加。

94. 所有持有执照的阿富汗金融服务提供商都必须对照联合国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以及依照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立的制裁名单，对交易和客户进行筛查。监测组不清楚阿富汗冻结的哪些资产是因为个人或实体被列入了这些名单。但应该指出的是，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报告称，截至 2019 年 12 月，约 240 万美元的资产是由于包括资助恐怖主义在内的原因被冻结的。

95. 2020 年上半年的一个关键事态发展一直是，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加强了对货币服务部门的监督。尽管所有货币服务提供商的执照都是阿富汗中央银行发放的，但许多货币服务提供商都是一人实体，仅采用最低限度的既定治理政策。为鼓励采用公司治理，所有货币服务提供商，如果想要参与阿富汗的美元拍卖活动，就必须是法人实体，并在 2020 年底前通过一项合规计划。

96. 现金走私仍是一个重大挑战。阿富汗金融主管部门正在努力完善陆地边界和机场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包括贵金属和宝石)的报告机制。各会员国普遍承认，边界漏洞百出和出入境管制不力，造成了资金和资源的损失。

C. 武器禁运

97. 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提供了有关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继续通过该地区会员国进入阿富汗的情况。监测组看到的武器通常是翻新过的老式小武器。武器上常常可以看到试图在原始枪体和枪机座印上伪造序列号的痕迹。尽管硝酸铵禁令已经生效，但阿富汗当局仍继续没收大量硝酸铵。⁴³

六. 监测组的工作

A. 与会员国和非官方对话者的合作

9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与阿富汗政府保持定期联系和密切合作，并参加了几次区域反恐、反极端主义、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和反恐筹资会议。监测组通过以下方式编写本报告收集有关阿富汗局势的资料：国际差旅以及与会员国情报和安全部门进行磋商；与阿富汗和国际的智囊团和其他非官方专家就塔利班和更广泛的阿富汗问题进行接触；与常驻纽约或访问纽约的对话者，尤其是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互动交流。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99. 监测组继续与一系列国际和区域组织接触，以补充其与阿富汗政府就禁毒事项开展的工作。监测组与海上联合部队第 150 联合特遣队、世界海关组织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联系。监测组还继续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中心就过境其成员国领土的阿富汗毒品运输进行协商，以及与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进行协商。

⁴³ 巴基斯坦 2009 年禁止硝酸铵肥料，但仅限部落地区。2010 年，阿富汗政府实行全国禁用硝酸铵。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100. 继续与联阿援助团保持密切频繁的接触，联阿援助团仍然是监测组处理第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相关事项的关键推动者。这既包括支持监测组定期访问阿富汗，也包括访问间隙交换信息，使双方受益。监测组仍赞赏与联阿援助团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出色合作。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101. 监测组继续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驻喀布尔的国家中央局保持联络，并继续与国际刑警组织法国里昂总部的工作组和部门联络。与国际刑警组织其他相关办事处开展了必要合作，以支持监测组开展工作，处理与第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相关的事项。

E. 促进公开辩论

102.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1988mt@un.org)。

附件

塔利班的组织结构

在 Akhtar Mansour 毛拉在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后，塔利班任命了他们的现任领导人 Haibatullah Akundzada 大毛拉(未列名)和几名副手。

塔利班中央结构

A. 信众领袖办公室(阿米尔·穆米宁办公室): Haibatullah 大毛拉监管领导委员会、司法、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行政机构, 由第一副手西拉杰丁·杰拉卢丁·哈卡尼(TAi.144)、哈卡尼网络(TAe.012)负责人以及另外两名副手 Muhammad Yaqub Omari 毛拉(未列名)和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图尔克毛拉(TAi.024)提供支持。

B. 领导委员会(奎达协商委员会): 塔利班网站上称, 该委员会有 20 名委员, 包括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TAi.002)、穆罕默德-拉·马蒂大毛拉(TAi.068)(又名 Nanay 毛拉)、穆罕默德·哈桑·拉赫马尼(TAi.096)、努尔·穆罕默德·萨基卜(TAi.110)、阿卜杜勒·卡比尔·穆罕默德·贾恩(TAi.003)、Abdul Qayyum Zakir(未列名)、Sayyid Abdul Rahman 大毛拉(未列名)、阿卜杜勒·卡迪尔·巴希尔·阿卜杜勒巴西尔(TAi.128)、Shirin 毛拉(未列名)、Muhammad Rahmatullah 毛拉(未列名)、阿米尔·汗·莫塔基(TAi.026)、阿卜杜勒·拉扎克·阿洪德·拉拉·阿洪德(TAi.053)、古尔·阿迦·伊沙克扎伊(TAi.147)、Jabar Agha(未列名)、Hafiz Majid(未列名)、Mufti Abdul Rahman(未列名)、Sadr Ibrahim(未列名)。

C. 法院和法官: 据报由 Ubaydullah Akhundzada 哈吉·大毛拉(未列名)和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迦(TAi.114)主持。

塔利班委员会和“机关”(独立管辖):

1. 军事委员会: 在所有 34 个省任命影子省长、影子副省长、影子县长以及各县的中队和小队指挥官。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规划、任务、行动、分配作战人员和其他军事任务。据称, 军事委员会有自己的职权范围, 组织塔利班部队的训练。据报, 军事委员会由 Ibrahim Sadar 毛拉(未列名)领导。区域领导人如下:

- (a) 南部地区: Amir Khan Haqqani 毛拉和 Muzamil 毛拉;
- (b) 西部地区: Abdul Samad 大毛拉;
- (c) 洛亚·帕克蒂亚: Qasam Farid 大毛拉;
- (d) 中部地区: Haji Najib;
- (e) 东部地区: Rahimullah 大毛拉;
- (f) 东北部地区: Mohammad Ayub 大毛拉;
- (g) 北部地区: Abdul Karim Jihadyar 大毛拉。

2. 政治委员会：主要的正式办公室设在卡塔尔。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图尔克(TAi.024)、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施塔内克扎伊·帕德沙汗(TAi.067)、齐亚·拉赫曼·迈达尼(TAi.102)、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阿里·马尔丹·库勒(TAi.027)、谢哈布丁·德拉瓦尔(TAi.113)、阿卜杜勒·拉蒂夫·曼苏尔(TAi.007)、阿米尔汗·莫塔基(TAi.026)、阿卜杜勒·哈克·瓦西克(TAi.082)、海鲁拉·海尔赫瓦赫(TAi.093)、努鲁拉·努里(TAi.089)和法兹勒·穆罕默德·马兹洛姆(TAi.023)目前处于旅行禁令豁免状态，2020年3月31日，委员会将旅行禁令豁免延长90天，延至2020年6月29日。¹
3. 情报委员会：Mawlawi Matiullah Mati（未列名）
4. 财务委员会：古尔·阿迦·伊沙克扎伊毛拉(TAi.147)
 - (a) 海关委员会：Abdul Karim 大毛拉(据报是阿卜杜拉·哈马德·穆罕默德·卡里姆(TAi.141));
 - (b) 石矿委员会(东部)：纳吉布拉·哈卡尼·希达亚图拉(TAi.071);
 - (c) 财产委员会：卡扎埃米尔：谢赫 Zahid（未列名）。
5. 司法委员会：谢赫 Abdul Hakim(未列名);
6. 媒体委员会：Zabihullah Mujahid(未列名);
7. 卫生委员会：穆罕默德·阿巴斯·阿洪德(TAi.066);
8. 培训、学习和高等教育委员会：Ghiya Ullah 大毛拉(未列名);
9. 农业、畜牧、什一税和札卡特委员会：阿卜杜勒·拉蒂夫·曼苏尔(TAi.007);
10. 征聘、外联和指导委员会：Kabir 大毛拉（未列名）;
11. 囚犯委员会：努尔丁·图拉比·穆罕默德·卡西姆毛拉(TAi.058);
12.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Mohammad Younis 毛拉(未列名);
13. 预防平民伤亡和投诉委员会：Manan Hotak 毛拉(未列名);
14. 文物委员会：Garamsiri 大毛拉(未列名);
15. 边界管制委员会：Mawin Jabbar(未列名);
 - (a) 边界管制(西部)：穆罕默德·纳伊姆·巴里奇·胡达伊达德穆毛拉(TAi.013);
 - (b) 边界管制(东部)：Baz Mohammad 大毛拉(未列名)。

¹ 公开消息来源的多份报告表明，塔利班希望让贾恩·穆罕默德·迈达尼·伊克拉姆(TAi.119)和 Mullah Mohammad Daud(已除名)加入其多哈的政治办公室。

16. 烈士和残疾人器官：谢赫 Abdul Karim（未列名）。

未列入制裁制度名单的塔利班高级领导人

各省新出现的塔利班领导人大部分都没有列入名单。为反映塔利班的网络，监测组还在括号内标明了该人原来的从属关系：(QS)=奎达协商委员会网络；(PS)=白沙瓦协商委员会网络。

姓名	职务
Mawlawi Fasi Huddin Badakhshi(PS)	巴达赫尚省影子省长
Qari Mohammad Ayub Noorzai(QS)	巴德吉斯省影子省长
Mawlawi Mohammad Muhsin Hashimi	巴格兰省影子省长
Mawlawi Qaudratullah Balhki Tajik(QS)	巴尔赫省影子省长
Mawlawi Burhanuddin	巴米扬省影子省长
Mullah Aminullah(QS)	戴孔迪省影子省长
Mullah Mashar(QS)	法拉省影子省长
Mawlawi Abdul Wakil(QS)	法里亚布省影子省长
Mullah Bismillah Akhund(QS)	加兹尼省影子省长
Mawlawi Abdul Qayum Rohani Noorzai(QS)	古尔省影子省长
Mullah Mohammad Sadiq	赫尔曼德省影子省长
Mawlawi Abdul Rashid(QS)	赫拉特省影子省长
Mawlawi Ataullah Omari	朱兹詹省影子省长
Qari Baryal(QS/PS)	喀布尔省影子省长
Mullah Shirin(QS)	坎大哈省影子省长
Haji Yasar(PS)	卡比萨省影子省长
Mawlawi Abdullah Hussaini(PS)	霍斯特省影子省长
Mawlawi Hamdullah Uruzgani(PS)	库纳尔省影子省长
Mullah Rahmatulla Mohammad Kunduzi(PS)	昆都士省影子省长
Mawlawi Abdul Hadi Pashayeeewal	拉格曼省影子省长
Mawlawi Mohammad Ali Jan	洛加尔省影子省长
Mullah Mohammad Essa(PS)	楠格哈尔省影子省长
Mullah Abdul Khaliq Abid(QS)	尼姆鲁兹省影子省长
Mawlawi Esmatullah(PS)	努尔斯坦省影子省长
Mawlawi Dost Mohammad(PS)	帕尔旺省影子省长
Mullah Nasar(PS)	帕克蒂卡省影子省长

姓名	职务
Abdul Rahman Bilal(PS)	帕克蒂卡省影子省长
Mawlawi Nooruddin(QS)	萨曼甘省影子省长
Mawlawi Ataullah Omari Uzbek(QS)	萨尔普勒省影子省长
Mullah Mohammad Ismael Rasiq	塔哈尔省影子省长
Suleiman 的儿子, Mullah Shahabuddin(QS)	乌鲁兹甘省影子省长
Mullah Wali Jan Hamza(PS)	瓦尔达克省影子省长
Mullah Abdul Rehman(又名 Pir Agha) (PS)	查布尔省影子省长

资料来源：阿富汗政府。